



第588期

做人得有点“童心”

□ 丰子恺

原本我们初生入世的时候，最初并不提防到这世界是如此狭隘而使人窒息的。我们虽然由儿童变成大人，然而我们这心灵是始终一贯的心灵，即依然是儿时的心灵，只不过经过许久的压抑，所有的怒放的、炽热的感情的萌芽，屢被磨折，不敢再发生罢了。这种感情的根，依旧深深地伏在做大人后的我们的心灵中。这就是“人生的苦闷”根源。我们谁都怀着这苦闷，我们总想发泄这苦闷，以求一次人生的畅快。艺术的境地，就是我们所开辟的、来发泄这生的苦闷的乐园。我们的身体被束缚于现实，匍匐在地上。

然而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，可以暂时放下我们的一切压迫与负担，解除我们平日处世的苦心，而作真的自己的生活，认识自己的奔放的生命。我们可以瞥见“无限”的姿态，可以体验人生的崇高、不朽，而发生生的意义与价值了。艺术教育，就是教人以这艺术的生活的。知识、道德，在人世间固然必要，然倘若缺乏这种艺术的生活，纯粹的知识与道德全是枯燥的法则的纲。这纲愈加繁多，人生愈加狭隘。所谓艺术的生活，就是把创作艺术、鉴赏艺术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，即教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艺术的情味来。倘能因艺术的修养，而得到了梦见这美丽世界的眼睛，我们所见的世界，就处处美丽，我们的生活就处处滋润了。艺术教育就是教人用像作画、看画一样的态度来对世界；换言之，就是教人学做孩子，就是培养小孩子的这点“童心”，使他们长大以后永不泯灭。童心，在成人就是一种“趣味”。培养童心，就是涵养趣味。大人与孩子，分居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儿童对于人生自然，另取一种特殊的态度，即对于人生自然的“绝缘”的看法。哲学地考察起来，“绝缘”的正是世界的“真相”，即艺术的世界正是真的世界。人类最初，天生是和平的、爱的。所以小孩子天生有艺术态度的基础。世间教育儿童的人，父母、老师，切不可斥儿童的痴呆，切不可把儿童大人化，宁可保留、培养他们的一点痴呆，直到成人以后。因为这痴呆就是童心。童心，在成人就是一种“趣味”。培养童心，就是涵养趣味。小孩子的生活，全是趣味本位的生活。我所谓培养，就是做父母、做老师的人，应该乘机助长，修正他们的对于事物的看法。要处处离去因袭，不守传统，不照习惯，而培养其全新的、纯洁的“人”的心。对于世间事物，处处要教他用这个全新的纯洁的心来领受，或用这个全新的纯洁的心来批判选择而实行。认识千古大谜的宇宙与人生的，便是这个心。得到人生的最高愉悦的，便是这个心，赤子之心。

孟子说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所谓赤子之心，就是孩子的本来的心，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，不是经过这世间的造作后的心。明言之，就是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疵、天真烂漫的真心，使成人之后，“不为物诱”，能主动地观察世间，矫正世间，不致被动地盲从这世间已成的习惯，而被世间结成的罗网所羁绊。常人抚育孩子，到了渐渐成长，渐渐脱去其痴呆的童心而成为大人模样的时代，父母往往喜慰，实则这是最可悲的现状！因为这是尽行放失其赤子之心，而为现世的奴隶了。

（选自丰子恺《活着本来单纯》）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谁言影似真

□ 李郁葱

为什么要去看山？每一个凝视山峰的人是否都有相似的感觉？同一座山给不同的人感觉是否相同？同一个人看不同的山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感差别？当年盘旋于江南禅院五山之一的径山上，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就在一闪念之间。

山如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读山，就是在读自己。江南的山大多秀丽，很少有高山，但也并非一马平川。当真正深入到山的深处，徒步攀援之时，在鸟雀的嘈杂声中愈加会感受山的幽静，就像我们的内心，它是空旷的，它也是绵实的，在它的天地之间，充盈着风。

“人言山住水亦住，下有万古蛟龙渊。道人天眼识王气，结茅宴坐荒山巅。精神贯山石为裂，天女下试颜如莲……”苏东坡知杭州时，多次踏足径山，从这首《游径山》大抵可以看出他对径山的喜爱，综合《四库全书》《苏东坡全集》《余杭县志》《径山志》等文献记载，苏东坡为径山写诗达12首。

在苏东坡的面前，这径山在巍峨高耸之余，也是他的藏身之境，和李白所看见的天姥山相似，苏东坡感慨：“嗟予老矣百事废，却寻旧学心茫然。问龙乞水归法眼，欲看细字销残年。”

这诗句中可以看到苏东坡那个时候内心的蛛丝马迹，这山就是他“封影成三人”时默契的友人，自己对自己的观照，一个内在的生命通道。

读径山，每个人都会读出不同的感受。我所喜欢的唐代诗人张祜，出身于清河望族，却一生郁郁不得志，但诗名远扬。杜牧有一首赠给张祜的诗中说：“何人得似张公子，千首诗轻万户侯。”杜牧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，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杜牧在今天的安徽当刺史，而张祜依然是世俗眼光中一事无成的垂垂老者。

杜牧读张祜，就和不同的人读径山是一个道理。或许是张祜这种人生的遭际，《题径山大觉禅师影堂》的诗中写道：“超然彼岸人，一径谢微尘。见相即非相，观身岂是身。空门性未灭，旧里化犹新。漫指堂中影，谁言影似真。”大觉禅师早已圆寂，张祜是瞻仰他的遗像，生和死之间，是微尘，是观自在，而此时的径山，在张祜的凝视中，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缕风，是消逝和追忆。

宋代的蔡襄游径山又有不同了，他仕途顺畅，胸怀天下。一次，径山行从者甚多，有一个孙推官写了忆径山游的诗，蔡襄和之，诗的起句非常浅白：“三十年前浙右行，径山才称爱山情。”但之后有几句颇能看出峨眉博带的朝堂重臣气度：“极峻只疑天上觉，遥临初觉地东倾。分符不得重游赏，礲石岩边记姓名。”

读径山时，我们也可以读出范成大的“落日苍茫水，打星缥缈楼。神光来烛夜，寿木不知秋。海内五峰秀，天涯双径游。爱山吾欲往，衰病懒乘流。”或者读出陆游在《寄径山印禅师》中的“市朝声利战方酣，眼看纷纷每不堪。但有客夸车九九，了无人问众三三……”在《赠径山钜书记》中的：“……我谓钜公岂止此，径山钵袋渠能得。一枝白拂倘付之，会见青天飞霹雳。”

是高山就有流水，是林深便有鸟鸣，而在它面前，我们的姿态就是它的姿态，它千变万化的幻象正是我们所赋予的。

再如“茶圣”陆羽，他读径山和我们不同，他是把自己融入了径山的纹理之间：径山茶。《茶经》的写作，很多便是在径山之麓完成的。

陆羽读径山，是深究，是鞭辟入里的融合，是一种事外之身，而我们在是旁观和把玩。

就像对径山茶宴的感受。径山茶宴，顾名思义是源自径山寺的茶礼、茶会等饮茶仪式，有着一套规范的礼仪：举盏闻香，放盏观色，再捧盏押茶半口，细细品尝……它的细致和精妙，需要有心者的品鉴，而体会不到的牛饮者，如我，有我们粗疏的乐趣。

山如镜，而我们揽镜自照，看到的自己也是不同。这一晚，就住在径山寺外，漫步于山间，繁星灿烂。这灿烂也是对我们视野的压迫：山是深沉的，它又峭拔孤立……

在数百年前元朝的一个夜晚，那个叫释英的和尚，在径山夜坐时，听到钟声传来，写了这样一首诗：“凉气生毛骨，天高露满空。二三十年事，一百八声钟。绝顶人不到，此心谁与同？凭阑发孤啸，宿鸟起长松。”

是的，此心谁与同？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，这山是我们的悲喜和远近。

（摘自2024年5月10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

不以虚辞复命

□ 张心阳

面对上级的要求，下级如实作答和落实，是行政管理环节的基本要求，然而翻看历史，总不乏潦草应付、敷衍塞责、弄虚作假之人。

元代某年，陕西行御史台进言，打算疏浚开凿黄河三门峡，设立水陆路驿站，以便直达关陕地区。朝廷于是移交公文给监察官王思诚，让他召集陕西、河南两省宪臣及郡县长官一同去视察那里的情况，结果一些人“皆畏险阻，欲以虚辞复命”，王思诚顿时就怒了，说：“吾属自欺，何以责人！何以待朝廷！”又说，你们在这里稍作停留，我自己去实地察看。“众惶恐”，只好跟随他一同前往。黄河中的滩涂沙石绵延100多里，礁石交错突出。道路不通，就舍弃马匹步行，攀援着藤蔓前行，这样一共走了三十来里，王思诚“度其不可，乃作诗历叙其险”。主持政务的官员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搁置了这个提议。

今人无法知道那些想用“虚辞”向上交差的人是怎么说的，但无非两种可能，一是阿从上级意图，行与不行都说行；一是干脆就说地势险恶，疏浚开凿工程干不了。然而，不管哪种说法，都存在问題，就是不做任何实地考察和研究，“以虚辞复命”。其结果，要么不该上马的工程上了，劳民伤财；要么该上马的工程没有上，延缓了发展。后退一步说，就算一些人平日里对情况有所了解，在执行上级决心和意图时，也要认真地有针对性地考察和研究，实事求是地汇报情况，为可行性论证和工程实施提供更准确可靠的材料和依据。

以虚辞复命，是典型的懒政怠政行为，怕苦怕累、患得患失、不思进取、推脱敷衍，推一推就动一动，甚至推都推不动。对此，北宋文学家苏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危害：“蹶则妄，惰则废。既妄且废，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，常出于此，而不足怪。”（《凤鸣驿记》）世间的事業，没有哪一样不是用心血和汗水凝成的，躺平、敷衍、应付、弄虚作假、欺上瞒下，结果就是无所作为、阻碍建设发展，乃至误国误民。

今日的黄浦江被誉为上海的母亲河，然而昔日由于吴淞江下游的淤塞和太湖的漫溢，三天两头发生洪水灾害，从唐代到明初，皆“有司治不效”。永乐元年，朝廷派来一个人负责治理，这个人就是户部尚书夏原吉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？《明史》中写道：“原吉布衣徒步，日夜经画，盛暑不张盖，曰：‘民劳，吾何忍独适。’事竣，还京师，言水虽由故道入海，而支流未尽疏泄，非经久计。明年正月，原吉复行，浚白茆塘、刘家河、大黃浦……九月工毕，水泄，苏、松农田大利。”

这就与上文说的王思诚遇到的那帮官员形成了鲜明对照，他不只“布衣徒步，日夜经画，盛暑不张盖”，亲力亲为，与民工同甘共苦，而且干工程不留瑕疵，没有干好就接着干，直到干好为止，真正当成长久之计来完成。应该说这才是干事创业的样子。

为官从政难能可贵的是有敬业有为、勇于担当的精神，要以天下为己任，以社稷为己任，心怀百姓，利为民谋，“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”。面对责任和任务，能够宵衣旰食、全力以赴，一如《隋书》所云：“恪勤匪懈，夙夜在公。”唯此，方能不负百姓所托，不负手中权力，成就利国利民之事業。

（摘自2025年6月7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（●图片来自网络）

渡过塞壬出没的水域

□ 罗翔

我是一个很喜欢表达的人，几乎每年都会写毕业寄语，所以当编辑老师邀请我在毕业季写一篇寄语，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答应了。

但是我的内心略有不安，觉得自己实在太不认真。王尔德说，“老年人相信一切，中年人怀疑一切，青年人什么都懂”。在我这个怀疑一切的年纪，我已经开始认真地怀疑认真，认真地解构认真。我开始慢慢陷入一种怠惰慵懒的厌倦，对于一切都提不起兴趣，总是习惯从动机上去质疑他人一切看似高尚的言行，只是唯一缺乏审视的是自己的内心。我知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妥，但如果没有君子，那么也就没有小人，小人也就不值得谴责与自我谴责。当对错的标准被解构，人似乎就可以实现与自我的和解，接纳自己的一切，内心也就无需自我审视。

多年以前，当我和年轻的朋友一样朝气蓬勃，扬帆起航，有智者给我讲过奥德修斯的故事。说是大海中有一个叫做塞壬的女妖，她的歌声优美蛊惑，动人心魄，最后让人陷入癫狂，跳入海中，所以一定要塞住耳朵避免诱惑。奥德修斯让船员都堵住耳朵，但他觉得自己天纵英武，所以想挑战一下，听一听塞壬的歌声。他让船员把他捆绑在桅杆上，同时下达命令，要求船员在经过塞壬领地时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解绑，即便他下达解绑的新命令。当奥德修斯听到塞壬的歌声，他和所有被歌声诱惑的人一样，都开始发狂，所以他命令船员立即把自己解绑。船员拒绝服从新的命令，因为之前的命令是不要听从之后的命令。奥德修斯成功抵挡了塞壬的诱惑，避免了被吞噬的厄运。

当我听到这个故事，最初的困惑与怀疑是：既然船员的耳朵被堵住，那他们如何能听到奥德修斯的新命令呢？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怀疑是可以被怀疑的。也许这正是奥德修斯的聪明之所在：一方面他下达了一个无法被推翻的旧命令，因为船员听不到任何新的命令；另一方面作为补充以防万一，假定有船员能够听懂唇语腹语眼神之类，接收到奥德修斯的新命令，这个新命令也不能被执行。

智者对我的提醒是，道德律令的神圣性在于它是不能变更的无条件命令，你怀疑它是对你的束缚，但其实是对你的保护。当你兴致勃勃驶向未知的大海，你会遇到各种塞壬般毁灭性的歌声，如果你无法像船员一样堵住耳朵，拒绝倾听，但你也应像奥德修斯一样提早做好准备，不要用今日之我的欲念去撤销昨天之我的笃定。同时，希望你能结交拥有原则的好朋友，他们可以拒绝你丧失理性的新请求，避免你变化多端的心性把你带向毁灭性的境地。至于你是否能够足够幸运驶过危险的塞壬领地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命运。

最近我经常想起这个故事，我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塞壬出没的水域，每天都有许多优美动听的歌声环绕在耳边，我千方百计想摆脱各种束缚自己的绳索，想要迫不及待投入塞壬的怀中，以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”为理由，将过去的命令抛之脑后。短暂快乐之后留下的只是无尽的忧伤与悔恨。所幸遇到的只是小小的塞壬，并不具有彻底毁灭性的力量，只是灵魄早已千疮百孔。如果我再次遇到更大更毒的塞壬，是否又会不顾一切挣脱束缚，投入她的怀抱？我不知道答案，只能祈求绳索能够足够坚固，约束我无法抑制的恶念。必要的道德束缚不应被彻底怀疑与解构，因为怀疑本身值得怀疑，解构自身也可被解构，虚无是最强最恶的塞壬。

歌德在《浮士德》中提醒我们，人生可能会遇到五种悲剧，也就是五类塞壬，依次是知识追求、爱情追求、权势追求、美的追求和事业追求。知识容易让人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。我一直都有知识优越感，自诩清高，追求知识的主要动机不过就是放纵自己的骄傲，性喜争辩，将知识作为清谈的依据，脱离现实；爱情则易让人缺乏节制，放纵情欲，以爱的名义将他人作为欲望的工具，喜新厌旧，没有责任；权势往往让人登高望远，忽视低处的苦楚，盖吉斯之戒也会无限放大人性的弱点；为了艺术而艺术的美又何时能带给人真正的平静，许多如雷贯耳的艺术作品，如果了解艺术家的生平，你只能无奈地把作品与作者区分开来；对于事业的追求更是容易让人染上成功主义的毒瘾，将他人作为纯粹的手段，以抽象的大爱之名忽略对具体人的责任，尘世之中，无数美好的愿景最终沦为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悲凉。歌德说：“我还没有突入自由的境地。愿我人生的道路与魔法脱离。自然啊！我只愿做人站在你跟前，只有做个人，才值得尽心竭力。”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，才能拥有无限的未来。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驶过险象环生海妖泛滥的水域，平静地走向人生的终点，做一个真正的人。

当同学们驶向神秘莫测的人生之海，愿我们始终持有最初那美好的笃定，结交良友，成功渡过塞壬出没的危险水域。

（摘自公众号《天使堡故乡》）